

一部解读女人的奇情小说

赵学林 / 著

# 雌蜂

大众文艺出版社

赵学林 / 著

# 雌蜂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雌蜂/赵学林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9

ISBN 7-80171-525-X

I. 雌...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1658号

## 雌 蜂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菊儿胡同7号 邮编:100009)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50 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80171-525-X/I·352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菊儿胡同7号 邮编:100009



## 前言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诗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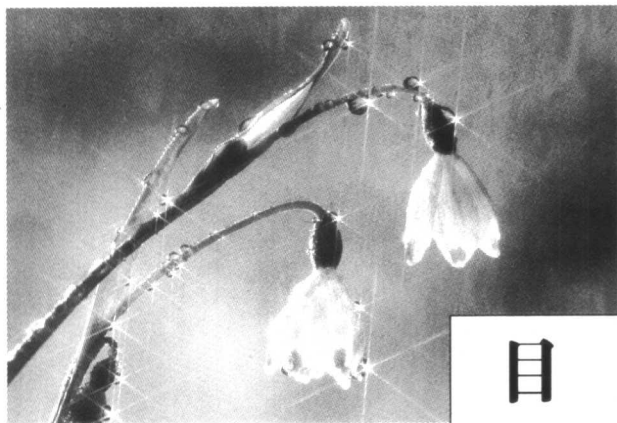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已进入商品信息的时代，除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女性以一技之长过上体面生活外，还有一些出身平民家庭且略有姿色的年轻女性们，则习惯借助魅力通过婚姻获得一飞冲天的中产阶级生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们以寻找理想配偶为由狼奔豕突于社交场合，倾其智慧从事着“傍款”运动，其实她们早在少女时代就把未来命运寄托在婚姻上，并过早丧失了对有激情的爱情的向往——爱情和婚姻已经变成一部分都市女性敛聚财富的一个特殊手段，甚至一部分都市“美女”热衷于猫捉老鼠的特殊游戏——当她们如愿进入交易型婚姻后，她们更因身为“有闲阶层”的一员引以自豪。

在今天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改变爱情与婚姻的交易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可以通过魅力获得终生安全感。事实上，那些过度重视物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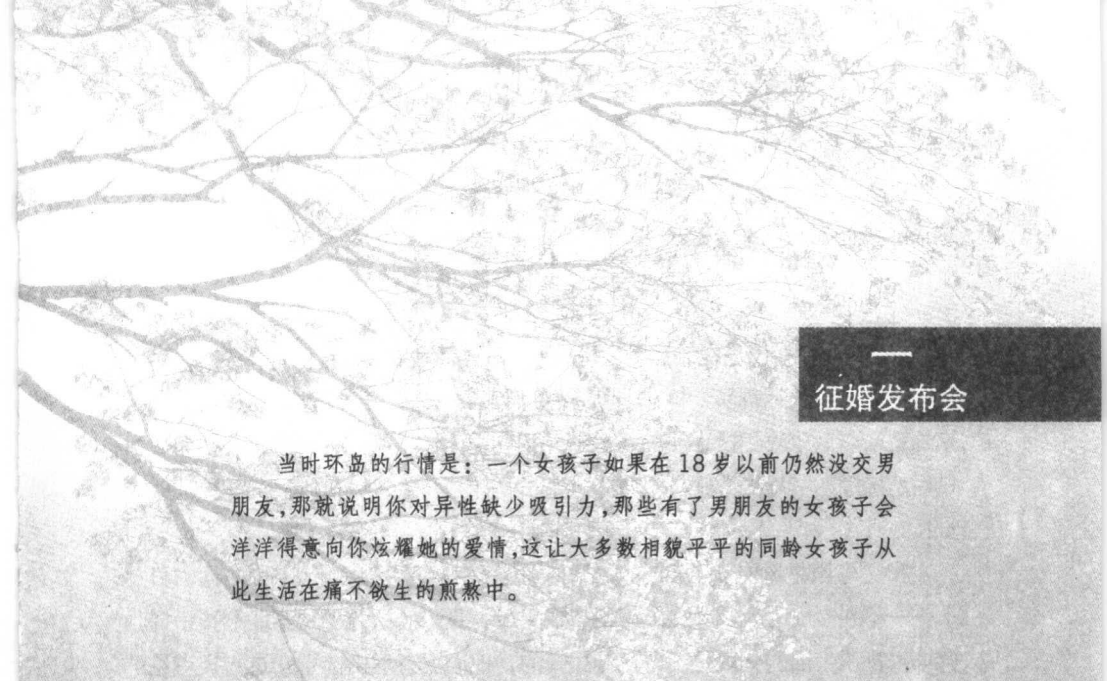
形态、轻视知识力量和放弃主观努力的婚姻结构,在知识时代中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在现实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前赴后继地重蹈着这样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悲剧:越是不择手段想借助婚姻寻求安全感的人,就越容易陷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悲剧渊藪中无力自拔——不管是因忙碌于爱情游戏而葬送了青春年华,抑或是在家庭发生裂变时因无一技之长而沦为贫困者,到头来,真正受害的人仍然是把命运押在“魅力生存”轮盘上的人。与这些寄希望于“空手套白狼型”相对照的是,那些脚踏实地追求远大理想的女性,在持之以恒的自我奋斗中、在重智慧轻财富的信念中“歪打正着”地得到了她们想要的东西:激动人心的爱情、和谐的婚姻和心灵充实的精神生活。

希望本书能促使广大都市女性对自身的生活方式进行内审。



## 目 录


一\征婚发布会 .....	1
二\浮华 .....	13
三\门清的“恋爱”哲学 .....	19
四\第一次约会 .....	30
五\邂逅白马王子 .....	39
六\“迷宫”牌钱包 .....	47
七\逃亡的波希米亚人 .....	53
八\各显神通 .....	64
九\因祸得福 .....	80
十\圣徒傅平的即兴演说 .....	90
十一\离间 .....	105
十二\呼叫断肠人 .....	119
十三\左右逢源 .....	135
十四\红房子 .....	144
十五\裸体艺术家 .....	153
十六\黄金周 .....	160
十七\牵线搭桥 .....	171
十八\歪打正着 .....	179
十九\爱情攻势 .....	192
二十\门清的恐惧 .....	201
二十一\永失我爱 .....	209
二十二\一颗夜明珠 .....	221
二十三\情人节游戏 .....	228
二十四\爱情宣誓台 .....	234
二十五\婚后生活 .....	247
二十六\幸与不幸 .....	260
二十七\总帐单 .....	271



## 征婚发布会

当时环岛的行情是：一个女孩子如果在18岁以前仍然没交男朋友，那就说明你对异性缺少吸引力，那些有了男朋友的女孩子会洋洋得意向你炫耀她的爱情，这让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同龄女孩子从此生活在痛不欲生的煎熬中。


## 征婚启事



乔琳，网名乔乔，女，25岁，身高168公分，体重108斤，皮肤白晰，面容姣美，大学学历，现供职于环岛某著名银行。处女（经权威机构验明正身）。

欲寻符合以下条件异性为偶：男，25~35岁之间，未婚，身高178公分以上，形象俊朗，气质高雅，硕士以上学历（学院教育而非带职成才），其名下净资产应不少于1000万人民币，并有年薪60万以上的稳定收入。

凡符合上述条件者，  
可与环岛“乌有”婚介公司的莫名先生联系。



我

叫乔琳，出生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环岛。高考落榜后，我到环岛大学读了一个全日制国际贸易专科，毕业后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便暂时应聘到一家外资商店做了收银员，两年后因一个偶然机会成为金融人员，这个身份为我日后的感情归宿增加了砝码：商店收银员是什么角色？银行职员又是什么感觉！

我父母原是国有企业科室人员，他们一生过着平庸、乏味和拮据的日子——早在少女时代我就在私下里怨恨父母，我一向认为那些不能给孩子提供丰富物质生活的夫妻是没有权利生育的，他们没有理由让子女过着捉襟见肘的痛苦生活，这是造成我与父母长期处于失语症状态的深刻原因。

由于本小姐从小喜欢博览群书，所以装了一肚子让同龄人自惭形秽的学问，比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英国贵妇人们听达尔文说她们家后院圈养的猎狗和蜥蜴早在远古时代曾是她们的表亲时会昏厥过去？为什么弗洛伊德说现代婚姻制度是造成现代人精神疾病的罪魁祸首？世世代代的诗人总是以自杀来抗议这个怠慢他们的世界，为什么现代诗人不再自杀了？刚刚结束的第一届世界动物代表大会为什么把地球视为人类屠宰场，并发表了誓死突出重围力争三年内全体移民到月球重建家园的“铁血宣言”？为什么有的男女可以一见钟情而有的男女一见之下便相互憎恨？思想家为什么把都市女性的生活方式归咎为男权文化长期教化的结果？英国人吉伯斯为什么借《发条橙》主人公的话把地球视为下等人居住的垃圾场？为什么有人说现代人在获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却丧失了诗意的心灵和内隐激情？都市人“人肉市场”上的叫卖声为什么让上帝泪流满面？“在千家万户拉起肮脏的遮光罩的手”并一直“注意到女仆的潮湿灵魂在地下室前空地门旁沮丧地发芽”出自谁的作品？中国人为什么普遍缺少红润的脸庞和优雅的气质……

谁能回答上述的问题？

哼！我为此洋洋得意。

我有两个死党：一位是我中学同窗门清。高考落榜后，门清变成了一名幼儿教师。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贫困边缘的女孩子，门清早在少女时代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奋斗目标：誓死摆脱贫困，争取在 25 岁那年跻身于环岛小资女人的



行列。

但门清做不了居里夫人，她又没有乔治·桑那样的才华——在大仲马的灵柩被法国政府迁到先贤祠以后，有一种声音要求乔治·桑也应该享受大仲马的待遇，但乔治·桑的拥戴者们却极力反对把这位生前身后倍受争议的女作家迁入先贤祠，他们认为只有把乔治·桑的遗骨留在她的家乡，才符合这位女作家在法国人心目那个惊世骇俗的审美形象。其实乔治·桑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只是因为她是名不受世俗陈规束缚的女人，她不但写了一本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雷莉亚》，她本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扮演了一个按真实意愿去生活的角色。可在今天，与传统的道德生活相比，有多少1980年以后出生的女孩子在两性关系上不是惊世骇俗的呢！现代女孩子在公众场合注视陌生男人那种肆无忌惮的目光，足以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们昏厥过去了——门清惟一能做的，是通过婚姻一举改变命运。这个念头驱使她从16岁那年就进入了恋爱市场，当然，她不得不以付出高考落榜的代价来偿付早恋的帐单。

当时环岛的行情是：一个女孩子如果在18岁以前仍然没交男朋友，那就说明你对异性缺少吸引力，那些有了男朋友的女孩子会洋洋得意向你炫耀她的爱情，这让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同龄女孩子从此生活在痛不欲生的煎熬中。但本小姐是个例外，作为当年环岛名校第二中学的八大校花之一，我之所以守身如玉，是因为我觉得随便把女人最宝贵的东西无偿送给别人是很不划算的，即使你的初恋朋友是个家境优越的男孩子又怎么样？他带给你的无非是吃饭、蹦迪和看电影，这些东西远远无法满足本小姐对物质生活的欲望！作为一个从小在经济拮据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知道女人的身体是应该用来从男人那里换取幸福生活的惟一资源，这是驱使我在整个中学时代对诱惑说“不”的内驱动力。

像所有企图借婚姻改变命运的女孩子一样，在过去的几年里门清虽然结识了众多的追求者，但她深信这样一个人生哲理：恋爱游戏和托付终生不是一回事。所以她从不让自己掉进爱情的深渊中，相反，她总是瞪着一双“猴精牌”眼睛，像打量一堆钢铁似的打量着每个想打她主意的雄性动物，多年的恋爱经验让门清练就了一眼就能看出对方是绩优股还是垃圾股的特异功能：当某个男人对她想入非非时，她马上就会嗅到对方的荷尔蒙气味，并能准确捕捉到对方身上的银子声音——她能分辨出哪个男人具有金子般的潜力，哪个男人是个江河日下的废铜烂铁。你想象一下，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为爱情而哭泣呢？用门清的话说，即使在做爱的时候她都会瞪着一双“清醒牌”的眼睛，看着对方

如何为她神魂颠倒!

真让人毛骨悚然!

本小姐的另一位姐们儿叫毛晓丽——她的外号叫老猫。

老猫是我的大学同学,她眼下在一家货运公司当信息员,是我们三剑客当中惟一的白领丽人。老猫属于那种形体纤长而略带骨感美的女孩子:一张漂亮而文静的猫脸,浓密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条马尾辫,额前有一抹刘海,瞪着一双迷茫而无助的猫眼,一年到头喜欢穿休闲装,肩上背着一个红色帆布包,边上还别着一个大号奶瓶子,里面一半装着饮料,另一半是高钙奶,她经常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摸出奶瓶子咂吧着猫嘴有滋有味地吮上几口,怎么看都是米开朗基罗画在西斯汀教堂穹顶上那可爱的天使。老猫平时走路喜欢抱着双臂,脸上带着一丝淡淡忧伤,给人一种尚未从失恋阴影中走出来的样子,男人见了这么一个揪心的小可人儿,没有不怜香惜玉的。

在恋爱问题上,老猫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她既不像门清那样摆出一副誓死要把每个打她主意的追求者吃个倾家荡产的架势;也不像本小姐那样虚张声势地拿着钱包和男朋友争着付帐。老猫不。老猫在和男朋友逛商店时,每当看到她喜欢的东西,她就像王八瞅绿豆似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看着它,男朋友问她看什么?她会自言自语地说,“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喜欢这件东西,可我一直没有能力购买它,等我有钱的时候,我一定会得到它的。”或是一边抚摸着那样东西一边感慨万千地叹息着——在都市女孩子的眼睛日益沙漠化的今天,老猫却随时可以在一瞬间眼圈发红甚至泪流满面。后来老猫告诉我,“每次在我想哭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不久前去世的奶奶”——老猫从小被奶奶一手拉扯大,她对奶奶的感情要远远超过她的父母——“一想起她在临走前看着我却说不出话的那种情景,我就想哭。”

原来如此!

众所周知,在人类情感登记秩序中,男人是最见不得美女流泪的,陪伴她的男朋友一看见老猫伤感的样子就受不了了,他们小心翼翼地问着小可人儿:亲爱的你怎么了?这一问,老猫的眼圈刷地红了,她抽动了几下翘鼻子紧咬着下唇却不说什么。她越这样,绅士们就越着急,在他们苦苦逼问下,老猫才说,“我曾发誓我会在22岁那年得到这样东西,可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我的生日了,我却离实现这个愿望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一想到这儿我就悲从心起。”

男朋友一听,立马手忙脚乱起来。

反正从老猫进入恋爱市场以后,她不动声色地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从羊

绒大衣、资生堂系列化妆品、Esprit 全套时装、香奈尔第 N 号、迷死你性感内衣到戴安娜三层卫生巾、阿迪四季运动装、成人尿不湿以及内容不详的其他东西等应有尽有。

在三剑客之外，我的另一位好朋友是我表姐吕聪慧：聪慧是一位毕业于北京某著名大学商学院的硕士，如今供职于一家跨国公司驻环岛公司公关部。表姐有着一副端庄而文静的外表，上班以外的时间喜欢穿休闲装，喜欢在周末的下午到海边跑步，公休日下午喜欢到佳世客电子游戏厅端着冲锋枪把众多来犯之敌一一撂倒，玩到兴奋处她会像孩子似的大嚷大叫，惹得周围的男人们都扭着头，像看恐龙出世似的瞪着这个两颊潮红的彼德·潘。玩够了，就到隔壁一家饺子馆要两碟小菜一杯扎啤独斟独饮，每次服务员都以为自己听错了，她们结结巴巴地说，“小姐，你要一杯扎啤吗？”

吕聪慧漫不经心地看着对方，“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个年薪七万的女人。

但表姐像大多数精品女人一样，在感情问题上却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在过去的几年中她虽然经人介绍见过一些门当户对的男人，最后却无疾而终，究其原因，她一直没有碰上她想要的那个富有深刻内涵、丰富情感、相貌英俊、身材挺拔、气质不凡的男人。一年前，她曾对一位经济学博士产生过一点好感，后来却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和他说了声再见：有一次博士约她到一家酒店参加庆典活动，聪慧在饭店门口下车时遇上一个抱孩子乞讨的农村妇女。她摸出十元钱递给妇人，博士却机敏地把钱抽回来塞到女硕士手里说，“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一个国家只有保持相当数量的穷人，才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当人们认识到在任何时代都有一部分人注定要置身于贫困底层时，他们才会拼命工作，这是导致社会物质文明持续繁荣的内驱动力。”

表姐一怒之下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递给乞讨者，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不再接博士电话。

多么令人激动人心的个性！

我时常提醒表姐，“你都快三十了伙计，再拖下去，你就变成‘三高’女人了。”

表姐却拍拍我的头说，“小姑娘，这种事是急不得的，所谓命中有时终须有，你急也没有用。”

可我一直担心表姐会步她顶头上司姜丽平的后尘：姜小姐年入十万，这笔收入在北京和上海算不上什么，但在环岛这样一个消费层次较低的后起之秀

城市里，能挣这么多钱的女人可算是个人物了！何况姜小姐人也长得漂亮：高挑身材，皮肤白皙，一年到头都是世界顶尖级名牌，走起路来疾步如风给人一种日理万机的样子。她平时总是昂着头，一脸傲慢的表情，好像整个世界都揣在她兜里似的。她住在海边一栋复式公寓里，每天开一辆本田雅阁上下班。就这么一个极品宝贝，至今却是独身。有一次我在佳世客的红房子咖啡屋碰见她，和表姐一起陪一个美国人喝咖啡，表姐给我作了介绍，姜丽平用居高临下的目光审视着我——事后我告诉表姐，我一点也不喜欢像这样的冷美人，在我看来，姜丽平就像古希腊的雅典娜，美丽而圣洁，却没有七情六欲的人气。

有一次我对表姐说：“都说女人到了三十多岁还嫁不出去，性格会变得怪怪的。”

“可能是吧。长期阴阳失调，肯定会对女人的心理产生负面作用。”

“那她为什么还不赶紧把自己给弄出去。其实像她这种人，想嫁给谁就可以嫁给谁。”

“姜小姐在婚姻问题上的悖论是：她无法容忍一个挣钱不如她多的丈夫，可那些年入十万以上的男人却又不想找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夫妻俩因忙于事业而天天半夜三更回来，你说这个家还像个家吗？”

“你就忽悠吧。”我装出幸灾乐祸的样子说：“你早晚会变成第二个姜丽平。”

“不会的。”聪慧很有把握地说，“我并不坚持要找一个赚钱比我多的人，只要我对他有感觉，别的都无所谓；其次，我和姜小姐在精神风貌上也不一样：她是夜空中的皓月，让人可望不可及，我只是一个普通生灵，如果碰上让我一见钟情的人，我会放下臭架子主动去追求他。”

我对此深表怀疑：让一个年入七万的女硕士去追一个挣钱不如她多的男人？这样的事好像只有在电视剧中才有。

表姐却一脸不屑，“女人的悲剧就是该死的矜持和傲慢造成的。但本小姐是个例外：我要是碰上心仪男人，一准像猫捉老鼠一样把他追到手。”

表姐在感情问题上的态度是：既然她有着终生不愁衣食的生存技能，她就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让她从生理与心理上时刻保持激情的人！

下面的话题将触动女人最敏感的神经：感情问题。

每当说起感情问题，我就感到惭愧：我是在19岁那年才正式进入恋爱市场的。当然，从那以后我身边就不乏追求者。正如我那位精神恋人傅平所说，像我这样的小美女是想嫁给谁，谁就会受宠若惊的。事实上，我认为时值今天本

小姐仍然没有找到感情归宿，那不是我的错——我无法理解，在我发布了征婚广告一年后，至今还没有人前来揭榜，你说这是不是男人的悲哀？

在我看来，像我这样一个走到哪儿都被异性的暧昧目光围追堵截的美女，是不需要通过征婚广告推销自己的。可女人的青春是一刻值千金啊！我担心再拖下去，我会从一颗钻石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我最恐惧的是，有一天在大街上被某个多年未见的熟人大吃一惊地说，“乔琳啊，你怎么还没嫁出去！”

连白痴都知道，早在两百万年前，当人类还在树上翻跟头的时候，女人的年龄与价值就呈反比计算：一个女孩如果到了 25 岁还没有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她肯定是有心理压力的，特别是在又一个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那种有可能跻身于环海日益庞大的老姑娘序列的恐惧感，正在本小姐的内心世界里悄然萌芽。

这几年我一直在考虑一个原本由哲学家在黄昏时才会思考的社会现象：是什么原因让越来越多的白领丽人在当嫁之龄却待字闺中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这是由时下男人们的不思进取造成的！想想看，一个男人到了 35 岁的份上居然连一千万资产都没挣出来，这样的男人还叫男人吗？不，这种男人只配叫太监！作为依附男人的弱势动物，女人怎么可以嫁给一个缺少安全感的太监呢！

多年前，我曾一度认为，从大街上那些腆着肚子一副趾高气扬模样的男人中随便拎出一个，就是一个有别墅和私车的主儿，在我正式进入爱情市场以后，我才大吃一惊地发现，绝大多数男人与这个可怜的标准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呢！那时我才承认我过高地估计了这些雄性动物的才华和能力，我无法想象一个男人在经历了十几年奋斗后，时至 35 岁居然连区区一千万都没赚回来，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男人们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当然，根据亦舒阿姨有关“恋爱是一回事、结婚是另一回事”的教导，作为一个在公众场所被众多男人挖空心思穷追不舍的美女，本小姐这些年也一直没闲着——不是我不想心静如水地追求精神生活，是那些深受荷尔蒙煎熬的雄性动物们一直不肯让我有一刻的安生，他们一见了我就像狗看到一根肉骨头似的纠缠不休。当然，像所有女孩子一样，本小姐也希望被大把异性所追求，这能满足一个美女的虚荣心，并让我在恋爱中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嘘——小声点！

在爱情和友谊之外，我还有一个特殊朋友，就是那位精神恋人傅平。这个天才曾引用美国评论家考利的话说：这个社会的一切规章都是由正常人用来

约束正常人生活的,但真正的艺术家却不属于正常人,他们在各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真正的艺术家总是跌跌撞撞走完一生,他们一直处在神经质状态下,他们为拒绝平庸而过着与众不同但却是激动人心的生活方式。”

每次想起傅平,我就想起德国诗人布莱希特:这个大诗人早在中学时代就苦苦追求波拉·彭霍尔茨,几年后,当彭霍尔茨给他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他又征服了年轻美貌的歌唱演员玛丽亚娜·佐夫。不久,他又跟好几个女性建立了多边形暧昧关系,又用他病态的嫉妒心理,把人们的生活搞得鸡犬不宁。

是不是布莱希特有一张像费翔那样的脸蛋或像棕熊那样的身材?不,这位邪恶的天才不仅形象猥琐,个子也很矮小,用波拉的话来说:“面孔既不英俊,穿着也不时髦。”再用玛丽亚娜的话说:他“可说是一个矮小、干瘪、不修边幅的人。”但他身上却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无论男人和女人都会受他那独特的、甚至是邪恶气质的迷惑。他的女儿芭芭拉在一次采访中说:“就是栖在树枝上的鸟,也会被他迷倒。”实际上,这位十有八九让女人为他奉献一切的诗人,虽然衣衫褴褛,却派头十足,尤其是他的文章,一向写得煽惑激情,俨然是无产者的代表人物。这种形象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浪漫而又有吸引力;再加上他那种诗人的神经质和独特而病态的气质,往往引起女人对他的注意,当她们以探索者的姿态进入他的世界以后,却无一不掉进他刻意营造的情感陷阱之中。

与布莱希特不同的是,傅平不但拥有非凡的气质和横溢的才华以及特殊魅力,他还有一张五官俊朗的脸和一副在四十岁男人中极为罕见的矫健身材,他整个人属于那种让18—50岁的女人在一见之下就觉得心潮澎湃的人。可他不善于利用他的才华和魅力去勾引女人,虽然他在各方面都比那个小丑更能让女人的内分泌紊乱:即使他站在那里一句话不说,也会让女人们瞳孔放大、口干舌燥、心跳加速,尤其是他用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看着你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天昏地暗!

自打一年多前认识这位天才以后,每次和他聊天都成为我的一种精神享受——我喜欢他的独特思维和奇谈怪论。比如说,傅平形容环岛这个繁华城市是一座没有女性和灵魂的疯人院;他强烈谴责银行旨在通过鼓励贷款消费把人们变成经济动物;他嘲笑那些为情欲奔走呼号的人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悲惨;他撰文批评环岛媒体说他们的无聊说教只能让环岛人变得更粗俗更市侩化(该报因担心伤害千百万读者对媒体的特殊感情而拒绝发表这种居心叵测的文章);他平时一见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带着幼儿乞讨就眼圈发红;他唯一的爱好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到附近教堂参加青年唱诗班的演唱;在他的小说

中，处处都有这样精彩的段落：

揪心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的钱最好赚，一个是儿童，一个是女人，我给你出个点子，保你发财致富。

什么点子！我来了兴趣。

去做女人内衣如何？

我很失望：成千上万的企业都在生产女人内衣。

我这种内衣和别的内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种内衣的牌子叫贞操牌——你一定要打上这样的广告：只有处女才有权力买这种贞操牌内衣。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处女？

对方意味深长地说：正是因为没有处女了，所以你要卖贞操牌内衣。

我仔细一想，这倒也是——这种内衣有什么特点？

这种内衣的最大特点是：上衣必须要有 38 个扣子，内裤至少要有 18 个扣子。

我大惑不解，要这么多的扣子干吗？

亲爱的，你想想，有多少男人有足够的耐心为女人解开这么多的扣子。

那又怎么样？

你真是一个蠢驴！对方急了，你想想吧，既然男人没有耐心解开这么多扣子，他们就会一时性起地去撕破这些内衣，撕破了就会为对方加倍买新的，这样一来，你还愁不发财吗？

我笑得前仰后合。

傅平一直希望能成为一个像前苏联小说《日瓦格医生》作者那样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虽然不像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的诗那样走红，却有一批真心喜爱他作品的忠实读者。傅平认为他和这位后半生穷困潦倒的诗人一样，在写作上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个别书商甚至以他的作品涵盖了太多的深刻思想而拒绝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却有一批读者因为仰慕他的个性和才华慕名购买他的作品——我经常神差鬼使般地跑到他那个狗窝里聆听这位精神恋人的“谆谆教导”。直到今天，每次想到一个英俊的离婚男人和一个思春少女居然在一年半交往中始终保持着非肉体式的亲密关系，我就觉得诧异。

当然，精神恋爱是一回事，是否嫁给他是另一回事。就傅平的人品、才华、知识和他的人格魅力来说，他是天下女人都想嫁的那种男人。可上帝总是让人

置身于两难处境中：一个职业作家的收入不足以让他的太太过上中产阶级生活，除非他确保一年能写出 5 本畅销书，至少有两部被改成电视剧，或确保在未来的 5 年内一举获得诺贝尔奖金，否则，不管他如何勤奋，他在经济上都难以让她过上那种买任何东西从不看价格的生活。当然，只要傅平愿意，我愿意无条件地与他建立情人关系——事实上我曾多次暗示过他，我们可以发展那种暧昧关系，但傅平却一直对我保持着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这也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一个小插曲。

还忘了什么？

还有我的业余生活——

早在我刚进入大学校园校门时，我也曾磨拳擦掌学过一阵，可后来发现学不学就那么回事。开放时代的大学也体现了高度开放的精神：你愿来就来，愿走就走，既不用担心你会因为长期旷课而被除名，也不用担心考试不及格而被淘汰。事实上每次考试时，监考老师都戴着一副“非礼勿视”牌眼镜在教室里象征性地巡回监督，在学生们公开抄书时，他们煞有介事地咳嗽一声说：“注意了同学们，你们不要抄得像真抄的那样！我是说，你们不能抄得没有一点差错。”

不知哪个学生嘀咕了一句：“我们也不能错到 80 分以下。”

全班哄堂大笑。

两年后本小姐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一份大专文凭。

在本小姐正式走入社会以后，生活就变成了一地鸡毛：每天下班后我要么和老猫或门清一块逛香港路或把整个晚上都消耗在肯德基中，要么就在双休日邀请她们到家里聊天或到她们家里聊天。在我们这三个宝贝还没有进入恋爱市场的季节里，为了打发业余时间，我们每天都通过电话保持着联系，我们会根据晚报的广告冲进新开张的商店里买打折衣服；我们会在周末晚上一块去看通宵电影；我们在每个可资庆祝的节日里都和一群像我们一样百无聊赖的红男绿女挤在酒馆里，痛饮着大杯的扎啤——我们不但过传统节日，更要过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和愚人节（在没有情人的时候我们就扮同性恋，没有火鸡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吃烧鸡）；我们像一群声感玩具一样，一听到时髦二字就会冲过去瞧瞧它是个什么玩艺儿。每年的三个黄金周，我们都要轮流到同学家吃饭，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打发漫长而无聊的节日；我们三个宝贝经常用了一个白天专题讨论未来的丈夫；我们一字不漏地阅读二十多个版面的《环岛晚报》，包括在没有活动的晚上我们坐在电视前同时收看五个频道的电视剧，一直看



到屏幕上打出“25岁以下少年儿童应该上床睡觉”的字样为止；我们整天绞尽脑汁地寻找消磨时光的娱乐节目——我们牢记着每个直系亲属的生日或纪念日，为的是让自己相信那天晚上的娱乐是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必为虚掷青春心怀内疚；周一到周四对我们永远构成了生不如死的感觉，从周五上午起我们这三个宝贝便进入了莫名亢奋的状态——我们该用什么花样来度过这个令人心醉的双休日呢？在找不到消遣花样的时候，我就把柜子里的衣服都拿出来，站在镜子前挨件更换以寻求最佳审美效果；实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长时间地对着镜子练习各种能让男人神魂颠倒的迷人表情：适度而充满意味深长的微笑，左顾右盼貌似风情万种的样子，把脑门上那一圈刘海吹得飘飘洒洒以便让男人们喘不过气来，双手抱臂一副郁郁寡欢的凄美模样——当本小姐站在镜子前久久打量自己的时候，我不由地为自己颀长而矫健的身材揪心牵肠：哪只猴子能与本小姐相匹配呢？

当然，本小姐最喜欢的事情还是挽着门清的手臂在灯火阑珊的香港路上“晃膀子”——这是我从傅平借我的小说《刀锋》中学来的一个词：男主人公因为在一场空战中目睹他最亲密的战友死去而受了刺激，从此不想工作，一心想过无所事事的“晃膀子”生活——在人们印象中，仿佛只有无聊的男人才会大街上晃膀子，却不知道，那些把业余时间用来逛街的女人也是在晃膀子，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向同性人炫耀自己的容貌和衣服，需要从男人的回头率中寻找自信感，当然，我们也用了肆无忌惮的原始目光诱惑着那些过路的男人们，那些被荷尔蒙所攫迫的中年男人的色情眼神则让我想起意大利影片《巴黎最后的探戈》，女主角诗内德年仅20岁的时候，就与48岁的白兰度配戏，在镜头前无休止地做爱。白兰度在拍戏时说，“你就像我的女儿。不要以为这是性，这只是电影。”

评论家却严肃地指出：**白兰度错了！这不是电影，而是生活。**当诗内德演完这出影片后，她的生活就被摧毁了，因为她在男人眼里成了一个性错乱的符号，她以后的生活就像裸体行走在大街上，她认为男人们看她的眼神除了性，还是性，人人都想把她弄上床去，连她的丈夫恐怕都把她视为一个可供狎玩的妓女角色。这样的女人，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在男人眼里到底是鲜花还是玩具？

这是一个让现代女人无法澄清的问题。

认识傅平不久，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本小姐的精神状态：“你一直在靠借来的感情充实内心的空虚；你一直在靠别人的施舍过着体面生活；你一直在靠偷来的灵魂支撑你的信念；你一直在靠幻想展望你那渺茫的前途。一句话，你